



青年原创书系

最后堡垒

悬崖驻马 /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最后堡垒

悬崖驻马 /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堡垒 / 悬崖驻马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0. 5

(青年原创书系)

ISBN 978 - 7 - 5302 - 1036 - 9

I. ①最… II. ①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2344 号

最后堡垒

ZUIHOU BAOLEI

悬崖驻马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址: [www. bph. com. cn](http://www.bph.com.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 1092 16 开本 33.5 印张 429 千字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2 - 1036 - 9

I · 1008 定价: 51.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序章

省城隐都市，白天。

市公安局看守所戒备森严，大批武装警察在门口集结待命。市公安局副局长程一在看守所所长和几个属下的簇拥下走过来，站在武装警察队列前开始讲话：

“今天把大家集合在这儿是要去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我省第一大涉黑犯罪团伙案件法院已审理终结，其28名涉黑犯罪分子受到了国法的严惩，从即日起将被押送到监狱接受惩罚改造，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批犯罪分子安全押赴到黎阳监狱……”

同时，看守所一个监室内，涉黑犯罪团伙首犯任重正坐在一个大通铺上闭目养神，室内十几名羁押人员皆靠墙站立，目光都集中在任重的脸上。其中一个走上去给任重递了一支烟，说：“重哥，您抽支烟吧！”

任重缓缓睁开眼睛，冷光一闪逼视住他：“我说过的，我不抽烟，你不明白吗？”

那人不敢看他的眼睛，低下头去，嗫嚅着说：“您今天不是要走了吗？我……我以为您心烦……”

任重幽幽地道：“狼走千里吃的是肉，狗行千里吃的是屎，这是习性。”

那人急忙应道：“是是，重哥教训得对！您……”他露出一脸讨好的笑，“您这是要去黎阳监狱，我有几个朋友在那儿蹲着呢，也是道上混的，在那儿混得都还行，您去了后找一下他们……”

任重打断他：“谢谢，我那儿也有位朋友……”他站起身来，走到门前，透过门上唯一的一个小孔望着外边的一线天光，说：“我想我的这个朋友在那儿会混得更好。”

同时，省城隐都市通往黎阳监狱的路口上，任重的妻子于舒舒把车子停在路边，她坐在车里静静地等待着，眼睛望着隐都市的方向。突然，一队十余辆高级轿车组成的车队从隐都方向驶了过来。车队在离她不远处的路边相继停下来，第一辆车里走下来一个剃着光头的中年男子，于舒舒一看见他就心中一惊，念叨说：“曹老三！”

车上相继下来几十个人，他们一律身着黑色西服，一下车都自觉地在曹老三的面前站好，曹老三对他们说：“送重哥的车队马上就要过来，他们一过来就把车开到路中间拦下来，见了重哥你们都不要乱说乱动，听见了没有？”

众人齐声答应。

于舒舒听见了曹老三的话，再也坐不住，推门下车，走到曹老三的跟前，问：“三哥，你这是干吗呢？”

曹老三转身，发现是于舒舒，笑道：“舒舒，是你啊！你这么早就到了？”

于舒舒不答他的话，脸上带着明显的不高兴，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曹老三说：“这不重哥要去黎阳受罪吗？众兄弟觉得不舍，都想想看他，你也知道咱们到看守所办探视手续，那些王八蛋说什么重哥是大案要案硬是不给办！我这也是让兄弟们数落得没办法，才领他们在这儿设堵呢！”

于舒舒甩了甩长长的头发，不容置疑地说：“回去！”

曹老三显得一怔：“回去？”他看了看手下的众人，无奈地一摊手，“恐怕兄弟们不见重哥是不会回去的！”

于舒舒和曹老三僵在了那儿。

省城隐都市，白天。

程一给担负押送任务的武装警察讲过话，在看守所所长的陪同下走进了看守所，他来到任重的监室前命令所长打开监室的门。门一开他就看见了站在门口的任重，他走上前去对任重说：“任重，你的案子已审理终结，今天将押赴监狱执行刑期，我希望你能最后一次主动配合公安机关完成押送任务。你是无期徒刑，到监狱好好改造十几年就能出来，你才三十出头，未来的路还长着呢，所以我希望你安分下来，不要想些不切实际的问题。”

任重淡淡一笑：“程局长是怕我路上逃跑吧？你放心就是，不想蹲监狱我也不会走这条路，我有的是路子，有的是朋友，你说不是吗，程局？”他的目光望向程一，意味深长。

程一避开他的目光，对所长说：“给他戴上吧，这是规矩。”

所长拿过脚镣手铐，任重十分配合地戴上了刑具。

各个监室里陆续押出案犯，戴刑具的声音叮当作响，二十几名案犯被押出监室上了一辆大巴改制成的囚车，大队武装警察纷纷上车，警车开道，警笛长鸣，浩大的押送车队驶出了看守所。

隐都市通往黎阳的路上，前后十几辆警车把罪犯乘坐的囚车夹在中间。囚车上，任重坐在前排的座位上摆弄着手铐，像在玩一件好玩的玩具，其余二十多名囚犯皆戴着脚镣手铐，低头坐在座位上。车厢的甬道上十几名武装警察一字排开，手中的枪口对着囚犯。行驶中，坐在驾驶员一边的押送指挥官程一接到对讲机报告：“报告总指挥，在前面拐向黎阳的路口发现可疑情况，有一群精壮男子企图拦截车队！”

程一说：“加强戒备，继续前进。”

下达命令后，他的目光幽幽地落在任重身上。任重还在摆弄手铐，好像对情况一无所知。

车队又向前行驶，几分钟后突然停了下来，前边一阵吵嚷声传了过来。囚车上警察顿时紧张起来，子弹的上膛声此起彼伏。囚犯们都抬头向外张望，警察大声呵斥：“低下头去！”用枪口顶住他们的脑袋令他们低下头去。程一开门下车，刚要到前边去看情况，拦路的人已有几个涌到了车前，在车前几米处被警察枪口逼住不得进前。程一厉声问曹老三：“你想干什么？再往前走我就命令开枪，退回去！”

曹老三说：“警察叔叔们不用紧张，我们还没有劫囚车的准备和胆量，我们只是想和朋友见一面而已！”

程一说：“监狱准许接见，你们不急这一时半刻，起什么哄？马上离开……”

此时，于舒舒冲囚车喊道：“任重，我等你！你听见了吗？我会一直等你的……”

囚车上的任重听到于舒舒的声音抬起头来，一个警察立即用枪口顶住了他的头厉喝：“低下头去！”任重对顶在头上的枪似乎一无所觉，仍然努力望向窗外。警察的枪口更用力，抵得任重的头偏到了一侧，但他就是不肯低头。又有两个警察过来往下硬按任重的脑袋。此时，任重后排座上的一个眉头有一道长长刀疤的囚犯突然一头撞在一个正往下按任重脑袋的警察身上，警察趑趄两步离开了任重。同时，后排座上一个矮个子囚犯也用同样的方式撞开另一个警察。任重终于抬起头来，但十几支乌黑的枪口同时对准了他们三人。车前的程一听到了车上的动静，迅速返回车上，狠狠地盯着任重。任重沉吟一下对那两个囚犯说：“‘疤海’、‘四儿’你们坐回去。”那两个囚犯乖乖地坐回了自己的座位。任重对程一微微一笑：“程局，用不用我帮忙说服外边的人散开？”程一示意两个警察把他带到

车窗前。

于舒舒一看见任重眼中的泪水便夺眶而出，哽咽道：“任重……任重……”

任重却把目光投向曹老三，淡淡地说：“回去吧！通向深牢大狱的路上我用不着你的陪同。”

曹老三想说什么，但在任重冷光一样的目光下，他什么也没说出来，稍一迟疑对手下说：“撤！”又对任重：“再见！重哥。”

任重这才对于舒舒微微一笑。于舒舒也勉强笑了笑，她向任重伸出两根指头说：“两年！两年很快就过去了，任重我爱你，永远不变……”

已带着手下离去的曹老三听见于舒舒说“两年”又回过头来，看了任重和于舒舒一眼，眼神十分复杂。随着曹老三的离去，于舒舒也上车离开，警车一路长鸣，驶向黎阳监狱。

●●●目 录

- 序章/1
- 第一章 重犯入狱/1
- 第二章 初现疑踪/28
- 第三章 闹监事件/54
- 第四章 冤案寻踪/80
- 第五章 警囚斗法/107
- 第六章 冤案究真/133
- 第七章 狱警辛酸/160
- 第八章 黑道刺杀/187
- 第九章 立案彻查/214
- 第十章 内部纷争/240
- 第十一章 线人身死/266
- 第十二章 囚犯越狱/292
- 第十三章 恩事情事/318
- 第十四章 山雨欲来/344
- 第十五章 老大出手/371
- 第十六章 压力骤增/396

第十七章	截杀老大/421
第十八章	春丽苦情/444
第十九章	无罪之罪/470
第二十章	暴狱终平/496
“青年原创书系”后记/520	

第一章 重犯人狱

◆ 1

黎阳监狱，白天。

监狱架着电网的高墙上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在穿梭巡逻。远处警车呼啸，警笛长鸣着驶近，一溜警车在监狱那扇黑色的大铁门前停下。在大队警察的押解下，一个个头皮溜光的罪犯从警车上走下来，有秩序地集中在大门前。

站在罪犯队伍最前排的任重低头看看脚上的脚镣，又看看手上的手铐，然后缓缓地抬起头来，他半眯着眼睛看着警楼上持枪肃立的哨兵，用低沉的、略带沙哑的声音喊：“报告。”

黑色的大铁门缓缓打开。

同时，黎阳监狱办公中心指挥大楼前的广场上，一百多名全副武装的监狱警官列队肃立。主席台上新任副监狱长汪尚中正在讲话：“这是我黎阳监狱历史上收押的影响最大、人数最多的涉黑犯罪分子，其中不乏名噪省城甚至邻近几省区的黑恶分子。所以，能否管好并改造好这批罪犯，是我们监狱干警面临的新的挑战。由于这批犯罪分子犯罪性质的特殊性、背景的复杂性，经监狱党委研究决定，

对此 28 名涉黑涉恶犯实行新的收押方案。现在我命令收押程序启动！”

狱警分队散开，向监狱大门方向跑步前进，到新人监的一队罪犯前又列队站立。

汪尚中站在罪犯队列与监狱警官队列之间，目光从一个个罪犯的脸上扫过。站在汪尚中身边的狱政科科长解方民手拿花名册念着一个个罪犯的名字，他每念一个名字，警官队列中就走出两人把点到名字的罪犯押走。片刻间，罪犯队列中只剩下任重和“四儿”两人，警官队列中也只剩七监区监区长韩式及他的两名同事。从有条不紊的收押程序中可以看出这“新”的收押方案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汪尚中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任重的脸上，任重和他对视着。随着解方民点到任重的名字，任重把目光移开，以标准的立正姿势应声：“到！”他脚上的脚镣发出了一阵撞击声。

随着任重的答“到”声，韩式带着副监区长温道明和内勤杨亮走向任重。汪尚中把目光从任重那看不出任何表情的脸上移开，对正要押走任重的韩式说：“韩式，你到我办公室来。”

韩式应声：“是！”他转身对温道明和杨亮说，“把罪犯任重和师四押回第六监室！”

韩式跟着汪尚中向办公指挥中心大楼走去。路上，汪尚中一言不发，一副深思的表情。韩式紧走两步和汪尚中并肩而行，小声问：“汪监，你的新收押方案不是已经执行了吗？怎么还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汪尚中一声不响。

韩式的语气变成了调侃：“汪监，听说你这新收押方案在党委会上吵得挺凶的，是吗？”

汪尚中的脚步仍不紧不慢，扭头瞟了嬉皮笑脸的韩式一眼：“你小子怎么说话呢？什么叫吵啊？”

韩式仍在笑：“是是，汪监批评得对。那叫发表不同意见！您在

七监区时，我在会上发表不同意见那就叫吵，上了党委会您和监狱长瞪眼睛那就叫发表不同意见，只不过声音大了点而已……”

汪尚中止住脚步：“嗯，你小子越说越离谱，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啊？”

韩式笑着摇头：“我哪儿敢啊？”

汪尚中拉下脸来：“你甭嬉皮笑脸的，你韩式有什么不敢的？你现在就给我说说，谁说你在会上发表意见叫吵啦？”

韩式：“不是我说的，是你们家大小姐说的。”

说起女儿汪妍，汪尚中脸上浮现出笑意：“有这么回事？那她怎么说的？”

韩式学着汪妍的表情：“我说老韩，你要是再敢惹我爸生气，再和我爸吵，别怪本小姐对你不客气！”

汪尚中哈哈地笑出声来，他像突然间想起了什么，问：“韩式，你辅导小妍学那外国话学得怎么样了？”

韩式说了一句英语。

汪尚中皱了一下眉头：“什么意思？”

韩式笑着翻译：“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

汪尚中笑了：“小妍她妈英语说得好，那真叫个标准，可惜远水不解近渴呀！”

韩式诡笑道：“汪监，汪妍的妈妈英语说得标准，怎么个标准法啊？”

汪尚中一下子明白过来，自己的话中有着漏洞，哈哈一笑：“她的英语说得我一句也听不懂，你想啊，我们中国人听不懂，那老英老美肯定听得懂啊，那不就是说得好吗？”

韩式被这个解释逗得大笑。

笑声中汪尚中又问：“我说韩式，你怎么算也是小妍她半个老师，她怎么老是老韩老韩地叫你啊？”

韩式正容道：“你们家小妍说了，我这个老师是半个，‘老师’

是两个字，半个‘老师’就得去掉一个字，出于对我的尊重呢就去掉后边的留下前边的，老师去掉‘师’再加上我的姓可不就是老韩吗？”

听着韩式的解释汪尚中会心地笑了。两人一路说笑着走进汪尚中的办公室，汪尚中让韩式坐下后就敛起了笑容。他一脸郑重地问韩式：“你知道我提出的涉黑犯不经集训期直接分到各监区收押改造的方案为什么遭到反对吗？”

韩式：“这还用问吗？无非是断了某些人的财路，你没给罪犯家属拉关系走门路让这些罪犯挑工种，拣享受的机会，这样就断了某些人收受贿赂的门路。”

汪尚中：“恐怕没那么简单，如果只是这样也不至于吵到党委会上。”他根本没注意到自己也用了一个“吵”字，继续说，“党委都有压力，这些人不简单啊，人还没到监狱压力就先行而至呀！”

韩式：“你也承受着来自上面的压力吧？”

汪尚中：“不管压力从哪儿来我都无所谓，关键是我们要搞清楚这些压力要压出一个什么效果，他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他把询问的目光投向正襟危坐的韩式。

韩式思索着说：“是为这些涉黑涉恶犯日后的非法减刑、出狱铺路……”

汪尚中凝重地点头：“恐怕没有第二个答案了。”他说着站起身来踱到窗前，望着窗外高楼林立的黎阳城区缓缓地说：“这些人在社会上兴风作浪、无恶不作，最终没有逃出法网，我们不能让他们在监狱内再掀风浪，他们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

韩式站起身肃容而立：“我明白！”

汪尚中把目光收回，望着韩式：“任重是涉黑团伙的首犯，你的担子很重啊！七监区自建队二十多年来没发生一起事故，是我监教育改造工作的一张王牌，这一辉煌的成绩不要在你的手里成为过去啊！”

韩式郑重地说：“汪监，我知道你在党委会上为新收押方案的执行立下了保证，我也向你保证，如果从我手里出了事我也就地辞职！”

汪尚中：“我没有逼你的意思，所以你的保证我不收，回去做好你该做的事就行了。”

韩式：“你是怕我出岔子吧？”

汪尚中：“连我自己也怕出岔子。”

韩式：“那你还敢在党委会上拍胸脯，你副监狱长的宝座还没焐热乎就担这风险？”

“风险？”他哈哈地笑了，“谁能避开风险啊？你韩式也不正在面临被女朋友甩了的风险吗？”

韩式有几分被人兜了老底的尴尬，摸了摸后脑勺嘟哝：“这是谁说的？真没素质！”

汪尚中取笑他说：“还谁说的呢？就在这办公楼前你把人家气走的，大家谁不知道？”

韩式一提到女友就又恢复了嬉笑表情：“汪监，你别跟我掺和，这不是一码事，我甩她是为了尊严，男子汉丢什么也不能丢尊严，是不？”

汪尚中不解：“尊严？”

韩式：“你说我一个大男人，用她给我找工作吗？让我回省城，让我给她一个同学当什么部门经理，当我是什么呀？小白脸呀！”

汪尚中似乎被韩式的话勾起了心事，他凑近韩式：“尊严！好好，你说我们监狱警察的尊严是什么？”

韩式收起笑容郑重回答：“惩罚罪恶，改造罪犯，决不许走进这里的邪恶分子继续为恶，决不许任何肮脏让这执行法律的神圣之地蒙尘！”

◆ 2

黎阳监狱，白天。

七监狱第六监室里，二十多名犯人正在各自的铺位前端坐着写着每天的政治作业，整个监室里没有一丝声息。此时，监室的门被打开，内勤杨亮领着已被去掉脚镣手铐的任重走了进来。坐在监室第一个铺位前的徐至松喊了声“起立”，二十多名犯人同时站起身来。

徐至松以立正姿势向杨亮报告：“第六监室全体室员正在进行学习，请指示！”

杨亮把任重让到身前，对其他犯人说：“给你们介绍个新成员，他叫任重，无期徒刑，以后他将在第六监室和你们一起学习劳动。”介绍完任重他又手指徐至松向任重介绍，“他叫徐至松，第六监室的组长，你们要互相学习，彼此尊重。”

任重把目光缓缓地投在徐至松脸上，朝他微鞠一躬，一丝不为人知的笑意从他的脸上掠过。

徐至松也朝任重点头致意，他的目光和任重片刻对视后转向杨亮：“第六监室是否继续学习？请指示！”

杨亮给任重指定了铺位后，说声“继续学习”后转身离去。第六监室的罪犯在徐至松的口令下又开始学习。

任重把铺盖放在铺上打开，正要铺上床单时，邻铺长着一张胖脸的许光抢上来，低声说：“重哥，我来吧！”

任重拨开他的手，一笑：“谢谢你，我叫任重。”

安静的监室因两人的交谈而引起了些微的骚动，人们把目光投向他们，又诧异地望向徐至松，奇怪他为何不去制止。

徐至松缓缓地合上了记录本说：“现在学习结束，自由活动时间到。”

和徐至松邻铺、一脸憨相的马行辉奇怪地问：“组长，学习时间没到啊？”

徐至松拍拍马行辉的肩膀说：“老马，你不是说明天你媳妇要来吗？想想要和你媳妇说点啥。”

马行辉的眼中闪烁着幸福的光芒，完全忘了学习时间没到就结束了学习的问题，乐呵呵地说：“是啊，我这两天也老想，可脑子乱呀！该说啥？想起这又忘了那，不知该说什么。我说至松，你帮忙把我该说的写下来，到时候我交给我老婆让她回去仔细看就行了，也省得我说漏了，行吗？”

一旁的尤效打趣马行辉说：“老马，写出来是好办法，可你媳妇看得懂吗？”

马行辉：“唉，你别看我没文化，我老婆人家可是文化人，初中毕业呢。”

众人皆哄堂大笑。

徐至松制止人们的起哄：“行了行了，你们别逗老马了。”对马行辉，“来，老马，现在我就给你写。”

马行辉坐在徐至松身边想了一会儿说：“第一，要照顾好老妈；第二，要管好丫丫……”

尤效插言说：“第三，一定不要把外边的男人领回家！”

众人又一次哄堂大笑。

这时，监室另一侧的任重已铺好了被褥，坐在了铺上，他把目光再一次投到了正给马行辉写信的徐至松身上，好像在思索着什么。

许光拿起一支烟递给任重说：“自由活动时间是让抽烟的。”

任重眼睛仍盯着徐至松，用手推开他递来的烟：“谢谢，我不抽烟。”

许光有些尴尬地把烟收回来，过了片刻对任重说：“重哥……”

任重这时候才把目光转回眼前的许光身上：“我叫任重，你以后就叫我任重。”说着他又拍拍许光的肩，亲热地说，“你坐。”